

f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忧郁的幸福



[日] 松本清张 等著

珠海出版社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F

忧郁的幸福

作者：[日] 村上春树 著

译者：林少华 译

忧郁的幸福

[日] 松本清张 等著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探案经典. 日本卷/[日]森村诚一、松本清张等著;
赵博源等译. -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1. 1

ISBN7-80607-758-8 ¥25.60 元

I. 世… II. ①森…②松…③赵… III. 侦探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349 号

世界探案经典(日本卷)

——忧郁的幸福

著 者:[日]松本清张等

译 者:赵博源等

责任编辑:潘自强 张继业

封面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292976 邮编: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南香里路桥大厦 501 号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32 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7.25 字数:40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7-80607-758-8/I·303

定 价:25.60 元(本册 12.80 元)

目 录

无人驾驶的接尸车	小林久三 (1)
红黄相间的画笔	陈舜臣 (24)
潜在影像	松本清张 (45)
残酷的确证	松本清张 (71)
公设辩护	松本清张 (95)
第二次手术	佐野洋 (134)
戒烟日	佐野洋 (154)
向阳的交椅	佐野洋 (176)
遗忘的雨伞	菊村到 (204)
忧郁的幸福	平岩弓枝 (218)
星期五之夜	南里友视 (244)
五岛之行	石泽英太郎 (253)

无人驾驶的接尸车

小林久三

—

斜坡路上，迎面驶来了一辆殡仪馆的接尸车。

新开看到这辆接尸车时，咋了一下舌头，停止了跑步。接尸车这么早开出来，倒也是少见的，但是，他为了健康而练习长跑，一开始就遇上了接尸车，真是个不祥之兆。

新开站在路边，瞪眼望着接尸车。接尸车可并不了解他那种心情，还是慢吞吞地从斜坡路上开过来。新开无意中向驾驶室内望了一眼，不由得目瞪口呆：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他想：也许是眼睛的错觉吧。此刻，车子已开到了新开的面前，于是他伸长了脖子，窥视车内，别说司机，竟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根黄色的金属棒竖在那里。这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原来是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新开嘟哝着，他一下子感到茫然了。

接尸车在他面前开过，缓慢地下了坡。尽管没有人操纵方向盘，汽车还是平平稳稳、慢慢悠悠地行驶，始终保持着一小时30公里的速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新开捉摸着，目送着接尸车驶下了长

长的斜坡，向左拐了个弯，从视线中消失了。他眨巴着眼睛，环视四周，时间刚过清晨5点。在这多摩丘陵上开辟的新兴住宅区一带，还没有车辆往来，也看不到一个行人。

在看到奇怪的东西，情绪受到冲击之后，他失去了继续跑步的念头。为了防止中年发胖，他一下子心血来潮，刚从三天前开始练习晨间长跑。今天早上，他穿上了昨天才买的运动衣，还揉着惺忪的睡眼，就从家里跑了出来。正当他跑到斜坡路上，就碰上了这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他像被泼了冷水，在折返到自己家里之后，心里还感到懊丧。妻子滕江免不了数落他几句：“你的意志也太脆弱了，一套运动衣就花了13000元哩！”

于是，新开只得又跑了出去。他在哪一本周刊上读到过，进行长跑健身，必须杂念全无，这样才能见效。而在今天早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那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总在他的眼前晃现，人虽在跑步，心里却是乱糟糟的。昨晚，他喝了不少酒，40岁才出头的人，还不大抵得住酒劲。或许还有醉意吧，那看到的肯定是幻影了。奇怪的是：无人驾驶的汽车下到斜坡的尽头后，还向左拐了个弯，可那里是建筑工地，是没有房子的，而接尸车向没有住家的工地驶去，简直有点荒唐了！

“不，我倒要等着瞧！”新开紧皱眉头，自言自语。他确实听妻子说过，那边工地附近，原有一些无人祭祀的坟墓，施工之前，请来僧徒给超度了一番，这才迁走坟墓，让推土机推平了墓地。那辆接尸车会不会是灵魂招来的呢？新开一想到此，全身像浸在冷水里一样。或许是坟墓拆迁后，那些无人祭祀的游荡着的鬼魂要另觅安息之地，这才叫来了接尸车的吧？既然是从阴曹地府叫来的接尸车，没有司机就并不奇怪了。呵，原来是一辆从冥府开来的接尸车。“真会有这样的事吗？”新开苦笑着。

新开是在川崎公司所属的通信器材厂计算机研究室工作的，是个理性论者。除非这是飞碟之类超现实性的东西，否则，这种

奇怪的反常现象，很难使人相信。但早晨的事，总有点蹊跷。他草草地结束了长跑，回到了家里，把早上目睹的怪事告诉了妻子。

“别做梦了，你不是去跑步的吗？”滕江毫不介意地笑着说。
“这样的事，我可没听人说过。”

新开被挫伤了自尊心，可还是被那目睹的情况纠缠着。

“总有什么原因吧。”他坚持着说。

“你急于练长跑，神经太紧张了。”

“不过我确实是亲眼目睹的。”

“那就一定是个隐身人，驾驶着那辆接尸车了。”

“你不相信吗？”

“当然不相信。”

“可我还是相信。”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可要恼火了。”滕江换了衣服，走进厨房去准备早餐了。她有低血压病，早起总感到不舒服，心情也不好。两个孩子，大的小学六年级，小的三年级，为了他们上学，她每天都得早起，现在正歇斯底里地骂着他们。关于那辆无人接尸车，要再说下去，她会歇斯底里大发作的。

新开独个儿冲了杯咖啡，在客厅里看起晨报来。报纸的字里行间，不时出现那辆无人接尸车，扩大到了整个版面。喝罢浓咖啡，他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毫无疑问，我看到的确是一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

二

早晨7点50分，新开出了家门，乘上了开往新百合山的公共汽车。他要从新百合山换乘小田原快车去登户，再从登户换乘

南武线到武藏小杉车站下车，然后，步行5分钟，就到他工作的公司了。他站在新百合山车站的站台上时，听到身后有一个年轻女子在招呼他。

“早上好！”

新开回头一看，心中一阵激动。那是近野良子。她住在附近的一幢公寓里，从新百合山车站步行10分钟就到了。和新开同在计算机研究室工作，上班途中经常碰面。一个妇女，能从国立大学的物理系毕业，可数凤毛麟角了。这样一个人才出众的女性，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她鹅蛋脸，滑润的肌肤，独具一股熟透的水蜜桃般的魅力。该有30岁了吧？但看上去要年轻五六岁，还是姑娘独处。她浓妆艳抹，花枝招展。

“有什么心事吗？”良子问道，用水汪汪的眼睛凝视着新开。

“不，没什么。”

“在考虑什么吗？”良子用唱歌一般的调子说。

“不，不。”新开否认。但在略一思索后，他说：“今天早晨，我遇到了一件怪事。”他吞吞吐吐地说了那辆无人接尸车的事。

“噢，这事情嘛，倒是真的。”良子说。这倒是出乎新开意料个回答。

“还有谁看到过那辆无人接尸车吗？”

“这事情嘛，我也是听来的。”

“哪儿听来的？”

“大概是从我隔壁房间的新婚夫妇那儿。”

“新婚夫妇又是怎么看到的呢？”

“不，是公寓里的什么人看到的，那位新夫人听说了。不过，看到的时间不同，据说是在深夜。”

“哪一天？”

“大概是在一星期之前。”

“原来如此！”

“从隔壁新夫人那儿听说这事，我还以为她在逗我玩哩。”

“这么说，那真的有人看到了？”

“真有趣。”良子的眼睛，出人意外地闪动着光亮。

是不是还有别的目击者呢？新开想着。这时，开往新宿的快车已经驶进站台了。两人一起上了电气列车。车厢内座无虚席，他们挤到了一个角落里，紧挨着站在那儿。在新开的眼前，是良子明亮的眼睛、柔软的嘴唇和圆溜溜的下巴。随着电气列车的颤动，他们的胸脯会偶尔相挨。他感到，一挨到良子的乳房，总会激起一阵难言的颤动。新开几乎感到了窒息，接尸车之类的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一心体味着挨到良子乳房的刹那间的感受。同妻子松弛的乳房相比，良子的乳房是富于弹性的，只要稍挨一下，就像有一股电流，丝丝地流遍了全身。

“也许……”新开想着，一个意念活动起来了。他开始练长跑，要说的是为了健康，不如说是为了让那挺出来的便便大腹瘪下去，使自己漂亮些。他意识到，在这种内心活动中，还怀着对良子的关注，不禁脸也红了。

他记得，近野良子搬进车站附近那幢公寓，是去年岁尾的事。那是一幢8层的白色漂亮大楼，建造在一所小学的后面。到今年年初，他们在站台上偶然碰面时，他才知道她乔迁新居，买下了那幢公寓底层的一间房子。从那时起，他们每周总有一二次相遇，同去公司上班，而他也总会莫名其妙地关注起她来。在站台上遇到她时，心里也总是七上八下的，感到自己的神经和细胞都活跃起来，越发生气勃勃了。他决心练长跑，大概是一星期之前的事，当时妻子滕江看到他刚出浴的身躯，认真而又惋惜地说：“你已经上了年纪，变得大腹便便啦！”但那时在他的脑海里，却掠过了近野良子的面影：她有没有情人呢？

现在，新开从侧面看了她一眼。这次上班途中，他们亲切交谈，他了解了良子的身世和生活。良子生于长崎，念高中时就爱

好数学和物理，还一年一度去海外旅行。她现在所住公寓的房间，是底楼第10号房间，在大楼的最北面。她偶尔会跑到学生时代的同学在新宿开的酒馆里喝酒，深夜乘了出租汽车回来。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未婚妇女，良子过着自由自在、任情欢乐的生活，但那至关紧要的同异性的交往，她却总是避而不谈。与其说是她矢口不谈，倒不如说是新开怕难为情，不敢把这个话题引出来。新开忽而一本正经地想：这么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即使拥有一两个情人，那也不足为怪的；要是没有情人，倒是难以使人理解了。正当他下决心要提出异性问题时，良子却说：

“也许，今天新开先生给什么鬼魂缠上了，一清早就碰上了接尸车。”良子的两颊浮现出了嘲弄人的微笑。

“有人说不吉利，我看倒也未必。”新开有点扫兴，半开玩笑地说。

“我听说过，碰上接尸车，还是大吉大利的哩。以前我在什么书上读到过，美国大联盟棒球队的名教练约翰·马古洛说过，去棒球场之前要是碰上接尸车，球队一定旗开得胜。对于那位名教练来说，接尸车就是胜利女神的象征……”

“竟会是胜利女神的象征？”

“是的。记忆或许有误，但据说有一年，约翰·马古洛率领的那个棒球队，参加了世界棒球锦标赛。队长一心想取胜，竟从殡仪馆借来了一辆接尸车，同从自己家里开往球场的约翰·马古洛的车子交错开过。结果，球队在世界棒球锦标赛中拿到了冠军。”

“你倒说得怪有意思的。”新开附和着良子的话，越来越感到她的魅力了。名教练迷信接尸车的话，本来是无稽之谈，但她能说得如此有声有色，不得不使他随声附和，感到亲切。他妻子的态度又怎样呢？恰好相反，一口咬定是不祥之兆。他妻子深居简出，对外界态度冷漠。他们夫妇间偶尔谈及的，也无非是工资低，以及某地一个小学生自杀之类的令人沉闷的事情。

电气列车到了登户车站。过了换乘南武线的检票口，新开毅然问道：“难道你是个独身主义者吗？”

“也想着结婚，我是女人嘛。可是，我想结伴的人，不是已有夫人了吗？”良子结结巴巴地说。

“结伴吗？”新开瞟了一下良子的脸，心里扑通扑通直跳。良子的唇边浮现出了奇妙的微笑，她说：“新开先生不是已经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了吗？大的叫阿悟，小的叫鸿二。”

“你倒了解得很清楚嘛。”

“因为关心嘛。”

“那……”新开语塞，凝视着良子。

“不谈这些了吧。”良子说着，声音柔和而娇媚。她那吸引人的强烈的香水味，直刺新开的鼻子。转瞬之间，他感到一阵轻微的头晕目眩，视界也似乎变得明朗而开阔了。“我今天早上看到那辆无人接尸车，说不定还是个吉祥之兆哩。”

三

一星期之后。

新开乘上了从新宿开往小田原市的最后一班电气列车。他在下班后来到新宿，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约他一起喝酒，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那位在钢铁总厂工作的同学，突然给新开工作的公司打来了电话，把他叫去。“我有事想和你谈谈，晚上7点，我在歌舞伎街‘大草原’酒家等你。”

那位五年不见的同学，同厂里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酿成了暧昧关系，现在正在考虑同自己的妻子离婚，在这件事情上，他想听听新开的意见。那位情妇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而同学的妻子发现丈夫有了外遇，态度异常强硬，坚决不同意离婚。新开听了，倒也没有当做与己无关的事。那位同学已经大腹便便，官气十足。

他在去年被提拔为科长，而现在却蜷曲着臃肿的身躯，连声叹息：“左也难，右也难，真不知道怎么办。要是处理不当，会弄得家破人亡的。”

“唉，最后还得由你自己拿主意呵。”新开给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结论，然后就告别了那位同学，搭上了最后一班电气列车。他拉着车内的吊环，考虑着：“这样的事，明天也许要轮到我自己了。”

昏暗的车窗上，似乎晃动着良子白皙的脸庞。新开望着这张脸，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良子也许对我怀着好感吧？要不然，为什么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呢？要是我深陷在她的情网中，结局又会怎样呢？他曾在下班回家途中，顺便到过她的公寓，在底楼10号房间内，消磨了一段时间。回到家里，脸上装得若无其事，似乎在哪儿也没有耽搁过。要是妻子察觉到他与良子的交往，又会怎样呢？她可是个泼辣的女人，离婚也就更麻烦了。顶头上司黑泽科长要是知道他与良子的关系，也会大发雷霆，说不定还会把良子调往大阪分公司什么的，于是他将妻离子散，而且还会被公司辞退，也得上大阪去另谋职业。

想象的翅膀借着酒的醉势，漫无止境地伸展着。实际上，他为人谨小慎微，心里一清二楚，可不能干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来。从那天到现在，已经在站台上同良子碰过两次面了，但是下班后从没有邀请她去吃饭。此刻他的头脑中，同每天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

新百合山车站到了。

已经过了午夜零点，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也早已在两小时以前开走了。由于是新兴的住宅区，车站前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他只能徒步回家了。乘公共汽车只有10分钟的路程，步行却要半个钟头。约莫走了5分钟，行人完全绝迹了。这一带，有点像美国西部影片中出现的荒地，荒凉而沉寂。到处可以看到人家的灯

火。和西部影片中的荒地不同的是：由于是从丘陵削凿而成，这里的地势富于起伏，路面七高八低，坡度升降无常。

远远可以望见公寓的灯火。那是良子居住的公寓。良子已经进入梦乡了吧？他把视线投向公寓，但良子在底楼的房间被小学的校舍挡住了，看不见。一看到她那幢公寓，他又无意识地触发了联想，想起了那辆无人接尸车。她那公寓中的什么人说过，曾在深夜看到过接尸车在公寓附近行驶。新开又想，要是那么说，从那时候以来，不会没有人再看到过无人接尸车的行驶吧？他不能放弃早上的长跑。他是为了良子，为了使自己变得瘦一些，漂亮一些，这才每天早上都不间断地练习长跑的，但是再没有碰见过那辆无人接尸车。

“我看，那还是从阴曹地府开来的接尸车。”他忽而又这样想。他收回了视线，叼上了一支烟，在街灯下打亮了打火机，点上了火。正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他不由得回头看去，只见一辆黑色汽车，从斜坡上吃力地爬上来。汽车形状奇怪，车篷安装成屋顶模样。

“接尸车？”新开低声叫了出来，全身一阵寒颤。他吓得缩着身子，停留在斜坡的中途，望着那辆接尸车。车子缓慢地向他驶来，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时速约为30公里。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转向驾驶室，里面一片幽暗，什么也看不清楚。接尸车驶近来了，相距只有十来米了。驾驶室里仿佛有人，操纵着方向盘，还是个男子。既然车内有司机，新开也就放心了，如果还是上次看到的那辆无人汽车，那可真要把他吓破胆了。

接尸车放慢了速度，发动机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将要从新开的面前驶过去了。在街灯的光环下，驾驶室里看得很清楚。新开看清楚那个握着方向盘的男人时，不禁毛骨悚然，“啊”地叫出声来。驾驶室内坐着的，原来是黑泽科长！白色细长的脸上戴着眼镜，而他最明显的特征，是有一个日本人少有的鹰钩高

鼻子，而驾驶室内那男人的鼻子，形状也像鹰嘴。至少，从侧面看过去，此人很像黑泽科长，甚至是一模一样。当然，这不过是转瞬之间所看到的，而且是在街灯下的依稀一瞥。

“决不会是错觉。”新开想，仍然横叼着烟卷，死死盯住了接尸车。驾驶室内的人目不斜视，身子一动不动，只顾注视着前方。一会儿，接尸车爬上了斜坡的顶端，接着就被吞没在黑暗中，但仍然可以微弱地听到发动机的声音。新开仍然站在那儿，猛抽着烟，在闪烁着的红色火星中，黑泽科长的脸又浮现出来，又隐去了。他的醉意完全消失了。

“黑泽科长会来驾驶接尸车？”他责备起自己来，这是荒诞不经的想象，算了吧。黑泽科长应该住在自由山，他怎么会在深更半夜，到小田原快车线上的新兴住宅区来驾驶接尸车呢？“难道是他的灵魂在驾驶汽车吗？”新开这样想时，他那夹着烟头的手指微微地哆嗦起来了。一种难于名状的寒颤向他袭来。他突然感到，在黑暗的斜坡上，仿佛有人的样子，站在那里，一股劲地向他这边打量。

“谁？”新开突然发问，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慌慌张张地逃跑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迈开了步子。那个酷似黑泽科长的接尸车司机的脸，形象鲜明地贴附在他的脑海里。他每天都同黑泽科长见面，总不至于会把他的脸同别人混同起来吧。

“我的神经反常了吗？”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一股亮光闪进了他的头脑，留下了令人窒息的感觉。“难道黑泽科长驾驶着接尸车，到良子的家里去了吗？”这种突如其来的想象一闪而过，他被这个念头纠缠住了。他打算给良子的住所打个电话。一番犹豫之后，他借用附近的报警电话，给良子的住所挂了电话。一会儿，良子来接电话了。

“我刚才看到了接尸车。那个驾驶接尸车的，看来同黑泽科长一模一样。科长是不是上你家去过了？”新开连自己都感到说

得颠三倒四，言不由衷，不禁嘲笑起自己来。然后他对良子单刀直入地说：“黑泽科长是开着接尸车来的吗？”

良子哈哈大笑，说：“我的新开先生，哪儿会有这样的事呢？”

“噢……”

“你大概喝过酒了？”

“是的，喝了。”

“我看你还是早点睡吧。”良子笑着说。

“我知道了。无缘无故给你打电话，实在抱歉。”

“没关系，我没事。你早点休息吧。”

“那再见了。”

新开只听“喀嚓”一声，电话挂断了。但是，“你早点休息吧”，这娇柔的声音，在他步行回家的途中，不时在耳鼓中萦回着。他想：“也许我真的醉了。”

四

第二天早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在自由山名叫“繁荣的多米尔”的公寓背后的路上，发现了黑泽科长的尸体。“繁荣的多米尔”就是黑泽科长居住的公寓。

新开从早晨电视的新闻节目里得知这消息后，简直吓昏了。电视是这样报道的：今天凌晨2时左右，碑文谷警察分局的两名警官到自由山一带巡逻，于“繁荣的多米尔”公寓背后，发现一名倒毙的男子，经验尸，确认该男子系被人掐死。死者带有身份证，据此获悉，名黑泽和男，39岁，住“繁荣的多米尔”903室……碑文谷警察分局认定，此系凶杀案件，当即进行侦破。据推定，黑泽被害时间当在午夜零点至一点左右。

“推定死亡的时间是在午夜零点至一点之间！”新开望着荧光

屏上出现的黑泽科长的面部照片，发出了近乎悲鸣的惊呼。“如果说，是在午夜零点到一点……”他搜索着自己的记忆。那时候，黑泽科长正在新百合山车站附近的斜坡路上，驾驶着接尸车。他目睹的时间，大概是在午夜零点10分至15分之间。“如果警察的推定没错，当时黑泽科长说不定已经被掐死了，我所看到的，不就是黑泽科长的亡灵吗？那是被害的科长的亡灵，在深夜驾驶着接尸车，在多摩丘陵的新兴住宅区徘徊了一通之后，再回到他家所在公寓背后的路上，在那儿成为尸体而倒下了。”他不得不这样考虑。

不得不说，这是一件用常识的尺度无法衡量的怪事。或者说，死人驾驶接尸车这样的事，不管你同谁说，都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这件事，究竟怎样才能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呢？新开陷入了思想混乱。

他想过，也许，黑泽科长生前爱过近野良子，他在自由山的公寓背后被谁谋害之后，从尸体出窍的灵魂就驾驶着接尸车，为了会见良子，才从都内的自由山来到她在川崎新百合山公寓的住所。而他就在科长返回自由山的途中，目睹了科长的身影。从自由山到新百合山，不管车行如何迅速，也得45分钟。被推定的死亡时间与接尸车从自由山开到新百合山所需的时间，两者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但是亡灵开车的速度，也许比我们设想的要快得多吧。

他又想，接尸车是开得很慢的，即使科长在午夜零点被害，从自由山到新百合山，必须在10分钟之内赶到，然后又必须从新百合山迅速折返自由山，那是因为，他在新百合山目睹科长驾驶接尸车的时间，正是在午夜零点10分至15分之间。但是，汽车要以那样缓慢的速度折返自由山，足足需要一个钟头。

新开的思想越来越混乱了。杂乱思考的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看到了黑泽科长的幻影。不作这样的解释，这个奇怪的谜